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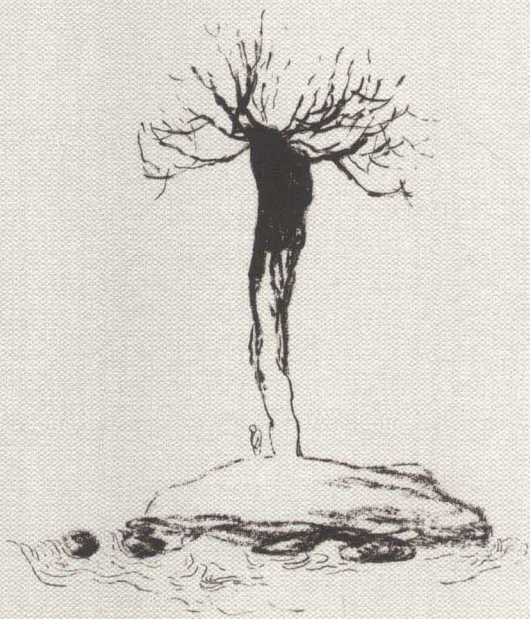
多情却被 无情恼

在他笔下，世界永远是那么美。
他在历经那么多残酷后，
仍怀着一腔痴情坚信善不只是空话，
幸福并不只是梦想。

李商隐诗传

苏缨 / 毛晓雯

著



LISHANGYIN SHI ZHUAN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多情却被无情恼

李商隐诗传

苏 纓 毛晓雯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情却被无情恼：李商隐诗传 / 苏纁，毛晓雯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404-6315-1

I . ①多… II . ①苏… ②毛… III . ①李商隐 (812 ~ 约 858) —传记②李商隐 (812 ~ 约 858) —唐诗—诗歌研究 IV . ① K825.6 ②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0728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畅销·文学

多情却被无情恼：李商隐诗传

作者：苏纁 毛晓雯

出版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薛健 刘诗哲

监制：于向勇

特约编辑：郭群

营销编辑：刘菲菲

封面设计：天行健设计

封面绘图：郑元无

版式设计：利锐

内文排版：百朗文化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20mm × 1040mm 1/16

字 数：253 千字

印 张：21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6315-1

定 价：3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84409925)

从前读《红楼梦》，对“太虚幻境”一节印象最深：懵懵懂懂的贾宝玉跟随警幻仙姑在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参观。仙姑的工作是“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太虚幻境便是仙姑工作的地方，分门别类储藏着普天之下所有女子感情与命运的簿册。一人一生中几时叹息几时快慰、几时长歌几时落泪，都历历在册。

要掌管这许多世间情，太虚幻境机构庞大，下面分设有各司来掌管不同人的不同故事，有痴情司、结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等，而《红楼梦》中众女儿的故事尽收在薄命司之中。黛玉吐血而亡，晴雯备受毁谤，探春孑然

前言

痴情司

多情却被无情恼
李商隐诗传

远嫁，湘云孤独终老，真真都当得起“薄命”二字。

若各司不仅掌管女子的感情与命运，连男子的也一并掌管在内呢？古往今来芸芸众生的故事，都应在什么司中？

唐代诗人的归属想来大致如下：李白为人放荡不羁，虽时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之类的埋怨，但总体来说，他的人生潇洒多、憋屈少，应属于纵情司；元稹一生辜负女子无数，从《莺莺传》的女主角到薛涛笺的发明者，尽被他虚伪却精心的誓言所诓骗，薄情司中必有他一席之地；李贺整天与鬼、梦为伍，歌舞楼台对他的吸引力远不及鬼灯秋坟、老冢碧火，比起现实中华茂春松的红颜，他更爱传说与梦境里千年不死的山妖狐仙，故夜梦司于他再合适不过；王维应在怡情司，在山翠拂人衣的辋川别业中消磨了大半生，除却晚年赶上安史之乱，其余时间他一直有幸女神照拂；孟郊应在秋悲司，慈母手中线是他穷愁寒酸的人生中屈指可数的暖色，最大的好运便是进士及第，之后再没得到谁的眷顾……那么李商隐的故事，该到哪个司去寻找呢？

你说是朝啼司？李商隐生于帝国摇摇欲坠的晚唐，日渐凋敝的大环境为每人的生活都准备了一块极富悲剧色彩的背景板。幼年丧父、家道衰微、经济困难，使他背景板中的悲剧色彩比旁人更浓。而他的一生，挣扎于牛李党争的夹缝，在恩主家与岳父家的对立关系中进退维谷，灵

魂撕裂成两半，直至潦倒而死。多舛的人生，自然少不了眼泪。

又或者，是夜怨司？他才华盖世，笔力堪补造化，但他的恩主们只要求他用这盖世才华来包装狗血剧或鸡毛蒜皮；他人品高尚，出淤泥而不染，高尚却成了他与同僚最深的隔阂。想了一辈子，求了一辈子，最终也没能实现光宗耀祖的夙愿。他的夜晚，多半都裹挟着怨叹。

然而，在了解世界给予李商隐的一切之后，再来读李商隐写给世界的诗，你就会明白，李商隐的命运册只可能属于痴情司。因为即使他看过善变的嘴脸，听过浮夸的宣言，闻过人海腐臭的气息，遭遇过种种不公与欺骗，世界在他笔下依然那么美。那么美，无论是写情人的眼泪，还是写名利场上的虚伪，他都有用不完的真心真意。

我不知道他要多么痴情，才能在经历那么多残酷后仍坚信善不只是空话，幸福并不只是梦想；但我知道，他的坚信是对这世界以及所有人最大的恭维。

毛晓雯

2012年12月14日 重庆

1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是一个山雨欲来的年份，从春明景和的日子开始，敏感的人便总能从都城长安飘满牡丹花粉的空气中，嗅到阴谋的气息。

在这个王纲解纽、天理沦丧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毫无悬念地沦为禽兽，在仁义道德的旗帜下秉持着丛林法则，众暴寡、强凌弱，尔虞我诈、机关算尽。都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道理其实更适合如此喧嚣污浊的权力场；而最悲哀的是，有时候你仅仅为了自保，便不得不去害人，没有任何明哲可以保身。

这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

楔子

大人物与小人物的 太和九年

多情却被无情恼
李商隐诗传

争，一切人在算计着一切人。皇帝密谋着诛除当权的宦官，宦官密谋着诛除碍眼的朝臣，朝臣密谋着将政敌排挤出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密谋着瓦解那些拥兵自重的节度使，节度使们则彼此暗通款曲，秘密地缔结同盟与中央对抗……

于是，就是在这一年里，李德裕，中晚唐历史上最有才干的宰相，被诬谋逆，虽然侥幸保住了性命，却被愤怒的唐文宗贬出长安，到东都洛阳去任闲职。

长安的喧腾并未随李德裕的东行而结束，市井中忽然风传：唐文宗服食以求长生的金丹，竟是用小孩子娇嫩的心肝炼成的。这样的金丹配方岂止残忍，简直邪恶，整个城市转瞬陷入空前的恐慌中。

当然，明眼人都能看出金丹用儿童心肝之说过于荒唐，如此谣言一定是某个阴谋家的手笔，只是暂时还不能确定这桩阴谋究竟针对谁，以及有什么样的目的。但这就是长安，唐帝国的政治中心，无论你是否愿意，或是否参与其中，总会有一个又一个阴谋盘旋在你头顶，或明或暗地影响甚至操控你的生活。但是，长安的锦绣繁华也好，阴谋诡计也罢，都与李德裕暂时无关了。

2

洛阳，李德裕东行的目的地，是一个兼具清心寡欲与纸醉金迷两种相矛盾特质的城市。

在洛阳，一个闲官可以赏花，可以醉酒，可以呼朋唤友，可以吟诗作赋，可以在余生里挥霍着国家俸禄，尽拥任何与政治无关的享乐。政

治理想被消磨殆尽的白居易，不就正在这洛阳城里用“处处花相引，时时酒一倾”的方式乐享着晚年吗？与诗友刘禹锡诗酒逍遥，不亦快哉。对此种生活，白居易深深慨叹：“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有闲适，更有隐痛。

洛阳的闲官生活，被白居易笑称为中隐。中隐介于大隐、小隐之间，所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名利场中人，若能甘心放弃政治上的追求与理想，大可优哉游哉地享受余生：朝廷愿意花钱买你的不做事，政敌也愿意花钱买你的不生事。不必问钱从何处来，根本无人在意这等琐事，你的退出，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

但从来鲜有人会像白居易这般领情，李德裕也不例外。对于那些满怀政治理想抑或恋栈权力的人而言，烦恼即菩提，乱局即机遇。西都长安波浪滔天，东都洛阳古井不波，李德裕渴慕的是前者。渴慕前者却不得不背西面东而行，一路春草萋萋，渐行渐远。

3

早在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时代，东都洛阳曾经烜赫一时，太和年间的洛阳人依然津津乐道着往昔的浩荡仪仗。

那时候，整个中央官署都会随着翠华羽盖下的帝王一起，从长安来到洛阳，把洛阳当作帝国的第二座都城，同行的甚至还有御用乐团。和今天一样，艺术圈中人总是潮流先锋，正是御用乐团，将最前卫的娱乐、

最璀璨的歌舞以及最大胆的衣饰带到了古老的洛阳。再因着洛阳人的嬉游天性与开放精神，这里简直取代长安，一时间成为无可争议的时尚之都。当时的洛阳城之于东方，相当于今天的米兰、巴黎之于全世界。

但这绚烂光景终于还是散了，吹在风里，变作尘埃。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却谁也没了东巡的兴致。安史之乱以后，泱泱帝国蹒跚着走向没落，这是每一位官僚、每一个百姓都看在眼里的事。洛阳的官署一年年闲置着，就像被抛弃在这里的失意政客们一样，在一年年的希望中一年年地耗尽希望，最终老态龙钟，不堪再用。

李德裕策马东行，是否也在担忧着自己的命运与唐王朝的国运呢，是否在盘算着什么重返长安、重夺权柄的计划呢？

对于这位失势名相即将到来的消息，洛阳人波澜不惊。这里早已不是政治的舞台、权力的中心，唯有城中名满天下的牡丹，能调动洛阳人灵魂底处的热情。所谓升沉荣辱，对洛阳人来说，尽可以消解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样极尽伤感却不失豁达的诗句里。

泯灭了政治锋芒的洛阳已是一座市井趣味过度充盈的城市——富商大贾们在这里置宅安家，闲官们也抛洒着半世积攒下来的或合法或非法的收入，关注着最新的房产交易信息。“求田问舍”这种平民百姓一辈子最大的梦想，对于真正的梦想家来说却是最可鄙的，野心家同样也不屑于这般行径；但是，一旦你身陷洛阳，就不妨让那些未曾烧尽的梦想与野心都消歇了吧。

购一所赏得见清风朗月的宅邸，买几名红颜绿鬓的歌姬，去白马寺烧烧香，用金泥工工整整地抄写几部佛经，尝一尝上菜如行云流水的洛阳水席，淘几株珍稀牡丹，便是东都洛阳城里标准的富贵闲人的日子了。

李德裕接到贬往洛阳的任命时，正值牡丹的花期。满城花开欲燃，

不是不美的，只是，洛阳以鲜花盛开的姿态迎接这位失势颓丧的名相，想来多少有点讽刺。

4

唐代以前，牡丹寂寂无名，不见于史册经传。桃李梅兰纷纷入诗书，唯有牡丹，人们似乎对其视而不见。多么不可思议：与雍容富丽的牡丹比起来，桃李梅兰像极了怯生生的小丫鬟，但在唐代之前，牡丹得到的关注不及这帮小丫鬟的百分之一。

任何审美观都不是永恒真理，将随时代精神速速流变。恢宏的时代喜欢恢宏的建筑、服饰、绘画以及恢宏的一切，如同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时代举国迷恋气势磅礴的巴洛克风格，大气雄伟的唐王朝怎会欣赏色薄花小的桃李梅兰？浓墨重彩的牡丹，注定成为唐人的心头好。

唐玄宗开元末年，郎官裴士淹在汾州众香寺取得了一棵白牡丹，移植于长安家中。就是从这个小小的契机开始，唐帝国上上下下掀起了对牡丹的迷狂。

牡丹仿佛也昭示着世道人心的奇幻与诡谲。自裴士淹那株白牡丹一枝独秀之后，仿佛只在弹指间，便姹紫嫣红开遍，奇花异朵各擅胜场。在达官显贵的宅邸里，异种牡丹压倒字画古玩，成为第一风雅与时尚炫富佳品。每到花季，在纯洁的花前本该自惭形秽的龌龊政客们，纷纷以赏花的名义将公卿将相们邀集私邸，在吟诗作赋的闲情逸致中暗暗进行着拉拢感情、结党营私的勾当。在政治的中心地带，一切都是政治，哪怕是无心、无事亦无辜的花朵。

上流社会的污浊习气不断改变人们对牡丹的审美趣味，白牡丹渐渐乏人问津，原因是如此简单：白色在唐朝是低贱的颜色，是平民的颜色，那些渴望赢得功名的人多么想脱掉身上这一袭不得不穿的素衣啊！而黄色和紫色的牡丹，尤其是深紫色，毫无悬念地成为世俗新宠。因为黄色是皇家的颜色，而深紫色是高级官员的规定服色，达不到相应品级的人再如何富有也不能穿这种颜色的衣服，否则便是僭礼，是对皇权秩序的大不敬。黄与紫的得宠，正是人心向往权贵的明证。

及至皇帝由玄宗换到代宗，年号由天宝换到大历，裴士淹宅中的白牡丹虽然冷艳不改往昔，赏花者的车马却再也不会于此停驻了。诗人卢纶写诗吟咏其事：“长安豪贵惜春残，争玩街西紫牡丹。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那白牡丹纵然是牡丹狂潮的渊藪，纵然如盛着露水的玉盘一般晶莹而高洁，但时代毕竟不属于它了。从一花中见一世界，抚今追昔，不由得令人生出世态炎凉的感喟。

在李德裕被贬洛阳的六年之前，他的政敌令狐楚也曾从长安被逐至洛阳。当时令狐楚辞家东行，最舍不得的正是家中的牡丹：“十年不见小庭花，紫萼临开又别家。上马出门回首望，何时更得到京华。”但细细玩味诗意，可知诗人舍不得的并非牡丹。“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洛阳的土壤比长安的土壤更适合牡丹生长，洛阳的牡丹远比长安的牡丹硕大鲜亮，若令狐楚犯的果真是牡丹痴，那他应火速赶往牡丹天堂洛阳。真真让令狐楚舍不得的，是长安，能实现光荣与梦想的长安。

洛阳的牡丹纵然比长安的更蓬勃张扬，但看在政客的眼里，终归乏味。在云谲波诡的名利场上，怎能出现一个可与鸥盟、鸟兽同群的天真烂漫的赏花人呢？

5

在平民百姓里其实也找不出几个真正的赏花人来，他们每天挣扎在柴米油盐里，他们浑浑噩噩，寡有主见。当他们在花季里向着牡丹花丛蜂拥而去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何尝不是真心诚意的？不过是不由自主地追逐上流社会的审美风潮罢了。在时代的浪潮里，他们是泥沙、落叶、浮萍，是上流社会眼中的群氓。

真正的赏花人或许会是某个与众不同的少女，她可能出身于富家，在溺爱中长大。她从不曾见过污秽，眷恋书本里的幻象，却看不透世界的真如实相；她只听过高高围墙里的丝竹与管弦，却听不到围墙外的嘶吼与刀兵。当她望着一株牡丹的时候，这株牡丹与令狐楚、李德裕眼里的牡丹一定不属于同一个物种。

在太和九年的洛阳城里，她和牡丹正处于同样的花季。她叫柳枝——或者只是被无心泄露她芳名的诗人称作柳枝罢了，是洛阳一名富商的女儿。她就是那样无知无觉、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洛阳的花香月色里，对这里络绎往来的迁客骚人们无动于衷，不了解长安宫廷的龃龉，亦没想过有多少藩镇已经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这些与她有何相干呢？她每天挂念的，不过是诗读到了哪一卷、点心够不够甜、未完成的信以及花开的时间。

她全不曾感觉到大唐帝国此时此刻的风雨飘摇。这个男权社会里的小女子，这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幸或不幸地，她的世界里除了风花雪月之外，别无其他。

就这样，在东都洛阳太和九年的花季里，美丽的柳枝心无旁骛。

6

柳枝的父亲死于经商旅途中的风波，母亲在所有子女中独独关爱柳枝。也许是母亲的溺爱造就了柳枝任性的脾气，在这太和九年的洛阳花季里，十七岁的柳枝依然不知道婚嫁为何事。她常常等不及梳洗完毕便不耐烦地离开妆台，吹叶嚼蕊，用自己的音乐让自己着迷。那不是小女子的悠悠乐歌，而是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非世俗的耳朵所能领会。

邻居们的耳朵恰恰从不曾超出世俗，这正是任何社会里的标准格局。他们疑惑柳枝为何迟迟还不谈婚论嫁，为何活得疯疯癫癫的如同醉梦一般？除了一桩及时而体面的婚姻之外，碌碌的大多数人从不晓得对一名适婚年龄的少女还有哪些方面值得议论。

柳枝浑然不以为意，毕竟她不是为他们活着，这条里巷中能引她动心的事情并不很多。直到这一天，当一位近邻，年轻的李让山，在柳枝家旁吟诵诗句的时候，那悠扬的音律与幻彩的意象竟然令一向都无忧无虑的柳枝陷入了忧伤。

“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寻不得”，在流溢并閃动着的春光里，在春天的阡陌上，是谁在连日里追寻着一个娇柔的魂魄呢？“蜜房羽客类芳心，冶叶倡条遍相识”，只是一只蜜蜂，或蜜蜂一般执拗的人，寻遍了每一朵花、每一片叶，然后仿佛看见“暖蔼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那是一直寻到黄昏了，当黄昏的光影暖暖地笼在桃树的西边

时，朦胧中她就立在桃树之下，不知是桃花遮在了她的发上，还是她的发髻上缀满了桃花。

但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他终归寻不到她，她亦终归寻不到他。路途山一程、水一程，愁绪剪不断，理还乱，索性到醉乡里暂避好了。而醉乡里他就能忘记她吗，我就能忘记你吗？

“醉起微阳若初曙，映帘梦断闻残语”，醉梦中微微欠身，恍惚那夕阳的余光正是清晨的曙光，带来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希望，而那帘上的光影是你刚刚离去的身影吗？抑或只是梦境的残余，我的耳边还依稀残留着你方才的话语？

这样的诗句，夹杂着迷狂的爱与沉滞的痛，尤其是痛到如斯的地步：“愁将铁网罟珊瑚，海阔天翻迷处所”，你知道怎样从海底捞取珊瑚吗？海边的人会先打造一张铁网，将它沉入海底，等待珊瑚慢慢地从铁网的空隙里生长出来，然后将铁网绞出水面，珊瑚便被完整地打捞出来了。是的，这是怎样一种耗时耗力的工程啊。如果你就是海中的珊瑚，我又何惜这区区的气力与时日。悲哀的是，纵使我持着一张铁网，这茫茫无际的海面啊，我不知该将铁网抛向哪里。

于是“衣带无情有宽窄，春烟自碧秋霜白”，我只有在无望的相思里日渐消瘦，而渐宽的衣带为何这般无情，分明在每一刻里提醒着我的踽踽，任我在春天的烟景里、在秋天的霜寒里、在一季季的刻骨无望里思念你。

“研丹擘石天不知，愿得天牢锁冤魄”，你可知道丹砂与石，丹砂可以被研磨成粉，终归不失其赤；岩石纵然被利斧劈开，终归不改其坚。你可知道我的心亦如丹砂，在追寻你的日子里被研磨成齏粉；你

可知我的心亦如坚石，在追寻你的日子里被劈裂成碎块？我只余这一缕魂魄，愿上天将它锁入牢狱吧，其实除了你的身边，哪里不是暗无天日的监牢呢？

季节流转，光阴荏苒，又一个由春入夏的时候了，“夹罗委篋单绡起，香肌冷衬琤琤佩”，你把春天的夹衣收拾起来，换上了夏天的单衣，琤琤作响的玉佩衬得你的肌肤那般的美。而始终不曾寻到你的我，在你的世界里仿佛不曾存在过一般，看那“今日东风自不胜，化作幽光入西海”，春尽了，春风弱了，化作幽光沉入海面，一如我的幽恨被锁入了天帝的牢狱里。

从没人写过这样的诗，诗句里有光怪陆离的意象，有扑朔迷离的意韵，有缠绵悱恻而一往无前的爱。也许以前那位李贺，那位早夭的鬼才，也可以写得如此斑斓，但这定不是李贺的诗，因为李贺从不曾把爱写得这样深、这样狠。其他人呢，早年间李杜也好，晚近的大历十才子也罢，都不是，这样的诗从来没有任何人写过，从来没有。

7

李让山在南柳之下吟咏的诗句惊动了柳枝，她沉睡十七年的青春猛然苏醒，轻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那种激动，好似某个穷其一生皆在寻访知音的人，不经意中觅到了知音雪泥鸿爪的消息。李让山答道：“这是我同里中一个叔辈的少年写的。”

诗人居然近在咫尺，柳枝当即拜托李让山回去向这位叔辈的少年乞诗。许是怕他应许得不由衷，柳枝匆忙中扯断自己的衣带，紧紧结在李

让山的臂上。“请你务必记得我的嘱托”，这就是那半截衣带要说的话。

第二天，那位“叔辈少年”，二十三岁的诗人李商隐，与李让山并马而行，行过柳枝家所在的里巷。他或许并不在意自己创作的《燕台四首》是否将在中国诗歌史上成为朦胧诗的真正滥觞，倒是眼下一名少女表现出的欣赏和理解更加令他狂喜。

柳枝正在原地等候。她环抱双臂立于树下，一脸骄傲，但精致纤巧的双鬟泄露了她的秘密，她显然认真打扮过。远远瞥见李商隐，她抬起手指向诗人，故作漫不经心：“写诗的那个人就是你吗？”

年轻时，我们总爱扮演漫不经心，来掩饰自己的殷切与在意。等到年岁增长、激情退去，对大多数人与事失却兴趣，又爱扮演殷切与在意，来掩饰自己的漫不经心。

少女俏皮又傲慢的神情令李商隐忍俊不禁，笑过，他点头称是，长长的一揖既有谦恭，亦有对知音柳枝的感激。

那一刻，春风沿着柳枝抬起的手指灌满她的衣袖，一股突如其来的热切一下子鼓足了她的勇气。柳枝稍为犹豫，旋即发出大胆的邀请，说自己将于三天之后湔裙水上，以博山香相待。

这是唐朝开放风气下特有的浪漫，而柳枝芬芳饱满的面颊，与唇边似有还无的笑意，令诗人再无拒绝之理。

湔裙水上，顾名思义是在水边浣洗衣裙，这是三月初三上巳节的特殊风俗，家家户户的女人们齐聚水边洗衣，认为这可以袪除全年的晦气。其实到了唐代，袪除的意味几乎已消隐无迹，上巳节紧接清明，所有接连起来的这些日子全被用来释放人们游春踏青的热情。那一天里“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如”，会有“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幕连”，会有各种杂耍、美食、竞技和歌舞，会有少年男女的一见钟